

《白石道人歌曲》校议

——读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札记

蔡永明

(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盐城 224051)

摘要:词的点断,最重要的是通过标点显示其词体的内在逻辑结构,逻辑结构既明,读者自可循此进入词义的领会。按此标准看,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中《白石道人歌曲》的点断有不少显系误断,因而可能导致误读。其中也有许多明显的点断错误是来自对“一字领”句的误断,凡词中有“一字领”句,几无不有误。

关键词:全宋词;误断;词体;韵句

中图分类号:I2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2-0060-03

姜夔为南宋著名词人,有词集《白石道人歌曲》传世。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以朱孝藏《彊村丛书》本为底本对白石词进行校理,底本较善,文字失校处未见,但文字点断处颇多可议,因将其点断失误处列举如后,疏漏之处,方家正之。

将前人词作点断,以便今人研读,最为紧要的是通过点断显示其词体的内在逻辑结构,逻辑结构既明,读者自可循此进入词义的领会。相反,文字失断,则会给读者解读词作制造障碍,甚或导致误读。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校理《白石道人歌曲》的失断处,多数是出自对词体结构显示不明。如【玉梅令】(疏疏雪片)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标点为^{[1]2798}:

疏疏雪片。散入溪南苑。春寒锁、旧家亭馆。有玉梅几树,背立怨东风,高花未吐,暗香已远。公来领略,梅花能劝。花长好、愿公更健。便揉春为酒,翦雪作新诗,拼一日、绕花千转。

夏承焘先生校辑的《白石诗词集》点校此词则为^[2]:

疏疏雪片、散入溪南苑。春寒锁旧家亭馆。有玉梅几树、背立怨东风、高花未吐、暗香已远。公来领略、梅花能劝。花长好、愿公更健。便

揉春为酒、翦雪作新诗、拼一日绕花千转。

笔者认为,【玉梅令】从词体而言,为令体,全篇实由四大韵句构成(前后闋各两大韵句),其韵脚分别为馆、远、健、转。其中有两个大韵句分别又包含两个小韵句,其韵脚分别为苑、劝。这样全词总共使用了六个韵脚:苑(小韵)、馆、远、劝(小韵)、健、转。从夏承焘先生的点断,我们可以看出,夏承焘先生的标点特点是:凡用韵处皆用句号点断,句中停顿处皆以顿号点断,未使用逗号来点断。夏先生这种点断方式是传统的点断方法,值得尊重和继承。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从现代人的阅读习惯考虑,使用了句号、逗号、顿号这三种符号来点断,本无可非议,但关键的是这三种符号的使用有不当处。从音乐角度而言,一大韵句皆为一乐段,凡用大韵处皆为较大的停顿或转换,故可用句号标示;用小韵处为较小的停顿或转换,则可用逗号标示;每一大韵句一般由一出句与一对句构成(如此词第一大韵句,出句为“疏疏雪片、散入溪南苑”,对句为“春寒锁旧家亭馆”),出句有时入韵,有时不入韵,皆可以择用逗号;句中停顿,则可用顿号标示。如此,【玉梅令】(疏疏雪片)词可点断为(为显示此词的四大韵句结构,每一大韵句另起一行):

疏疏雪片、散入溪南苑,春寒锁旧家亭馆。

收稿日期:2013-01-17

作者简介:蔡永明(1958-),男,江苏射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

有玉梅几树、背立怨东风、高花未吐、暗香已远。

公来领略、梅花能劝,花长好、愿公更健。

便揉春为酒、翦雪作新诗、拼一日绕花千转。

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在“疏疏雪片”后用句号,肢解语义,显为误断。“春寒锁旧家亭馆”按音节实际当读为“春寒\锁\旧家\亭馆”,每音节平仄相间,“锁”后不宜加顿号,加顿号反易误解。此词第二、第四韵句皆为“一字领”句,分别以“有”、“便”二字领起,语义直贯而下,不宜在句中加停顿较长的逗号。“拼一日绕花千转”实际也是用一“拼”字领起语义,读为“拼\一日\绕花\千转”,“日”后不宜加顿号。“苑”、“劝”两个小韵韵脚处,如参照夏承焘先生的做法,也可以用句号。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此处用句号,也可从,可以不计入误断范围。准此以论,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于此词点断错误共计8处。

又如词调【鹧鸪天】,《白石道人歌曲》共收词七首,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的标点情况完全一致,试以其中的【鹧鸪天】(京洛风流绝代人)一首来说明^{[1]2796}。

京洛风流绝代人。因何风絮落溪津。笼鞋浅出鸭头袜,知是凌波缥缈身。红乍笑,绿长颦。与谁同度可怜春。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

笔者认为,【鹧鸪天】为唐宋词人经常填写的词调,为令体,全篇亦由四大韵句构成(前后阙各两大韵句),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大韵处用句号、小韵处用逗号、句中用顿号的标示方法,此词可以标点为:

京洛风流绝代人,因何风絮落溪津。

笼鞋浅出鸭头袜,知是凌波缥缈身。

红乍笑、绿长颦,与谁同度可怜春。

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

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6处用句号,模糊了此词本身的内在结构,而第一韵句“京洛风流绝代人,因何风絮落溪津”,实际由一出句、一对句组成,前后联系极其紧密,“人”后用句号,显系误断。“红乍笑”后用逗点、“绿长颦”后用句号,都不适宜。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于

此词点断错误共3处,七首【鹧鸪天】计有21处。

姜夔的【齐天乐】(庾郎先自吟愁赋)在其慢词中,极为著名,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标点为^{[1]2801}: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幽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在标点此词时,共分成12句,依这样的点断方式,使人无法看出此词的内在结构,也有碍于词意的理解。笔者认为,【齐天乐】为慢词,按其体式,实由八大韵句构成(前后阙各四大韵句)。若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大韵处句号、小韵处用逗号、句中用顿号的标示方法,此词可以标点为: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

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

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

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

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

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

幽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

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如按照这种标点,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在标点时,误断的有8处,如果说“苔侵石井”、“曲曲屏山”、“离宫吊月”、“写入琴丝”4处后面都用逗号,无害于词意的理解,亦不妨用逗号点断。但在“庾郎先自吟愁赋”、“西窗又吹暗雨”两句均于后文有着密切联系处用句号点断,显然都有碍于词意的理解,属于明显的点断错误。“露湿铜铺”、“候馆迎秋”后用逗号,也容易割裂词意的紧密联系,也不尽适宜。

又如姜夔的自度曲【暗香】(旧时月色),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标点为^{[1]2808}: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

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这样的标点实际是将此词分为12句,不独词体结构无从显现,即从词意理解看,也是肢解割裂,几至不可解。笔者认为,【暗香】亦为慢词,按其体式,由八大韵句构成(前后阙各四大韵句)。若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大韵处句号、小韵处用逗号、句中用顿号的标示方法,此词可以标点为: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
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
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
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
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
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
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旧时月色”、“唤起玉人”、“何逊而今渐老”、“又片片吹尽也”4处亦不妨换用逗点,“正寂寂”后亦不妨换用句号,其他各处皆系明显误断,共计误断8处。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在标点《白石道人歌曲》时,许多明显的点断错误系来自对“一字领”句的误断。凡词中

有“一字领”句,几无不有误。如前引【暗香】(旧时月色)词,“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此四句皆为“一字领”句,分别以仄声字“算”、“但”、“叹”、“又”领起其音,语意一贯而下,故句中如有停顿当为较短的停顿,所以此处皆须以顿号来点断,以逗号则易于造成词意的误解。又如【解连环】(玉鞭重倚)词中“念——唯有夜来皓月、照伊自睡”(误断为“念唯有、夜来皓月,照伊自睡”)^{[1]2806}、【扬州慢】(淮左名都)词中“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误断为“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1]2807}、【眉妩】(看垂杨连苑)词中“便——携手月地云阶里、爱良夜微暖”(误断为“便携手、月地云阶里,爱良夜微暖”)等皆是如此^{[1]2803}。

按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共收姜夔词作87首,其中令词33首、慢词20首、自度(制)曲34首(令慢皆有)。或因不明词体内在逻辑结构,或因对“一字领”句的误断,据笔者粗略统计,其明显属于点断错误的即有300处之多。笔者恳切希望《全宋词》未来再版之际,消弭这些可能导致读者误读的点断错误,使古典文苑中的这一瑰宝更臻完善。

参考文献:

- [1] 唐圭璋,王仲闻,孔凡礼. 全宋词[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2] 夏承焘. 白石诗词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01.

The Correction of the Misuse of the Punctuative Markers in Jiang Kui's Ci ——The reading notes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ong Ci 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

CAI Yong-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If the logic structure, which is of an utmost importance to punctuate a piece of Ci, is explicit, the readers can easily comprehend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each wor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tandard, quite a few punctuative markers are misplaced in Jiang Kui's Ci, gathered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ong Ci* 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 This would mislead the readers. Many punctuative errors are obviously from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initial word of a sentence group functioning as the expression of the author's opinions or remarks.

Keywords: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ong Ci*; misuse of punctuative markers; form of Ci; sentence with rhyme

(责任编辑:李开玲)